

筆爾和哲安

莫黎
泊烈
桑文
著譯



文 學 研 究 會
世 界 文 學 名 著 叢 書

筆 爾 和 哲 安

著 桑 泊 莫
譯 文 烈 黎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三月初版

(88120)

文學研究會世界名著叢書
筆爾和哲安一冊

Pierre et Jean

每冊定價國幣柒角

外埠酌加運費

原著者
Guy de Maupassant

譯述者
黎烈文

發行人
王雲五

印刷所
上海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上海及各埠商務印書館

版權必究

(本書校對者喻飛生)

筆爾和哲安

一

「吁！」羅蘭老爹突然叫說。他好久以來一動都不會動過，兩眼注視着水，有時候以一個很輕的動作，把那垂在海裏的釣竿舉起。

在船尾，坐在那被邀來一塊兒釣魚頑的陸醉米太太身旁假寐着的羅蘭媽媽，醒來了，轉過頭對她的丈夫說：

「怎的……怎的……老爹！」

那暴怒着的老實漢子回答：

「再也沒有一條魚來碰一碰釣鈎了。從正午以來，我什麼都不會釣到。我們以後應該祇和男子漢一塊釣魚，娘兒們老是使你出發得太遲。」

他的兩個兒子，筆爾和哲安，一個坐在船的左面，一個坐在船的右面，每人拿着一根釣竿，這時不禁一齊笑起來。哲安對他的父親說：

「爸爸，你對於我們的客人太不客氣了。」

羅蘭老爹不好意思起來，道歉說：

「請你不要生氣，陸太太，我一向是這樣的。因為我歡喜和太太們在一塊，所以把她們請來，隨後，等我覺得自己登在水上，我便把全副心思放在魚上了。」

羅蘭媽媽這時完全醒清楚了，帶着一種感動的神情，瞧着岸壁和海的廣綿的邊際。她喃喃的說道：

「可是你已經釣得很不少呢。」

但她的丈夫搖頭表示不然，雖則他同時對那魚籃投着好意的一瞥——三個男子捕獲的那些魚，還在籃子裏模糊的跳動着，我們可以分辨出由那膠粘着的鱗，疲弱無力而勉強鼓起的翅，和那在致命的空氣裏的呵欠等，所成的一片溫柔的聲響。

羅蘭老爹把魚籃抓到兩膝之間，把牠傾側起來，使那一注銀子似的魚兒流到籃邊，以便瞧見籃底的那些，於是牠們那種垂死的悸動更加劇烈了，魚身的強烈的氣味，一種有益的海潮的腥氣，從滿滿的籃腹升起。

老漁人用力的吸着這種臭氣，好像人家吸着薔薇的香氣一樣，說道：

「啊！真新鮮，這些魚！」

隨後他繼續說道：

「你釣到了多少？你，醫生？」

他的大兒子筆爾，一個三十歲的漢子，頰上的黑色鬍子剪得像司法官的一樣，嘴唇

和下顎的鬍鬚剃得光光的，回答他道：

「啊！不多，祇有三四條。」

父親轉身問次子道：

「你呢，哲安？」

哲安是一個長着金黃色頭髮的修長的少年，滿臉鬍鬚，卻比他的哥哥現得年輕得多，微笑着輕輕回答：

「和爾筆差不多，不過四五條罷了。」

他們每次老是說着這使得羅蘭老爹開心的謊話。

他把釣絲纏在槳架上，兩臂又在胸前，說道：

「我以後下午決不再釣魚了。十點鐘一過，這就完了。魚不再來上釣了，牠在太陽底下睡午睡。」

這位老實漢子以一種業主的滿足的神氣瞧着他周圍的水。

這是以前巴黎的一個首飾商人，因為非常喜歡航海和釣魚的緣故，當他剛剛有點積蓄，可以靠着利息儉樸的生活下去時，他便從賬櫃裏抽身出來了。

他退隱在哈佛爾，買了一隻船，成了一個非職業的水手了。他的兩個兒子筆爾和哲安，留在巴黎繼續上學，有時趁着假期回來和他們的父親分享着釣游的樂趣。

中學畢業後，大的一個筆爾，比哲安長五歲，接連地感到自己對於種種職業的長處，一樣一樣地試了半打，對於每種職業都很快的感到厭倦，立刻投在另一些新的希望中。

最後，醫學引起了他的興趣，於是他便異常熱心的研究起醫學來，結果竟在頗為短促的研究，和在教育部長那邊取得縮短修業年限的特典之後，新近通過了醫生試驗。他是一個熱狂，聰明，易變而又固執的人，他充滿了空想和哲學的念頭。

哲安和他的哥哥剛好相反：他的哥哥長着黑頭髮，他長着金黃的頭髮；他的哥哥暴

燥，他卻寧靜；他的哥哥恨心狠重，他卻非常溫從。他安安穩穩地學着法律，新近，他的哥哥取得了醫生的文憑，他也同時取得了法學士的文憑。

於是兩兄弟都回家來休息一下，並且，如果情形好的話，兩人都想在哈佛爾執行業務。

可是一種模糊的嫉妒，一種在兄弟姊妹間一天天擴大起來，直到成年還差不多看不出來，要遇到其中一個結婚或是得到一種意外的幸福時才會暴發起來的那樣隱伏着的嫉妒，使得兩人在一種兄弟的，無害的親密狀態中彼此警戒着。不錯，他們都友愛，但他們卻彼此覬覦着。筆爾的年齡比哲安大了五歲，他帶着一種被寵愛的小畜生的敵意，瞧着另一個小畜生突然出現在他父母親的手臂中，且被他們那樣痛愛着，撫弄着。

哲安是從小就成了一個溫柔，善良和性格的模範；而筆爾因為不絕的聽到別人稱讚這大孩子，卻漸漸的焦躁起來。在他看來，哲安的溫柔即是軟弱，善良即是愚蠢，而好意

即是盲目。他的父母原是平和的人，祇希望兩個孩子將來能夠獲得一種有體面但卻平庸的地位，責備他不應當見異思遷……不應當興奮，責備他那些失敗的企圖和一切好高騖遠，力不從心的志向。

當他成了大人以後，人家雖不再對他說：「你看看哲安，學學他罷！」但每次當他聽見別人反覆說着：「哲安做了這樣，做了那樣，」他懂得這些話裏的意思和那裏面包含的暗示。

他們的母親是一個上流婦人，一個儉約的，感情頗為敏銳的布爾喬亞，天生就一種溫柔且細心的性格。她不斷地調解着兩個兒子每天由那種共同生活的最細微的事所發生的小小的敵意。並且這時還有一個輕微的事變使得她不狠安甯，她害怕事情要弄得麻煩起來，因為去冬當她的兩個孩子正在結束他們的專門研究時，她認識了一個鄰居陸醉米太太，一個兩年前死在海上的遠洋航海船長的未亡人。這青年寡婦非常年青，

還祇二十三歲，是一個本能地認識生活的聰明女人，好像一匹自由的獸一樣，好像她會見過，經過，了解並衡量過一切事變一樣，她能以一種健全，仄狹，但含着好意的才智批判着。她習慣了每天晚上要跑到這兩位和善的鄰居家裏喝茶，閑談一會兒。

想作水手的那種奇癖不斷地昂奮起來的羅蘭老爹，常在他們那新交的女友面前打聽已死的船長的事情，而她便談着她的丈夫，她丈夫的游歷和那些陳舊的軼事等，她是那樣嫵媚地談着，完全表現出一個愛生，敬死，有理性且能忍耐的婦人。

兩個兒子回來後，發見這美麗的寡婦常來家中，便立刻動手對這女人獻媚起來，主要的動機不在使得這女人喜歡，而在戰勝自己的同胞。

謹慎而又注重實際的他們的母親，極希望兩人中有一個能夠征服這寡婦，爲的是這年青女人非常有錢。可是她又同樣希望另一個不至於有一點悲痛。

陸醉米太太是一個金髮麗眼的女人，輕鬟一圍，無論怎樣微細的風皆可以吹起。小

小的臉孔現得果斷，勇敢，好戰，和她那優淑的氣質全不相稱。

因爲性情相似的緣故，兩人裏面，她早像中意了哲安。可是這種偏向只表示在那幾乎覺察不出的聲音和眼色的差異裏面，並且她有時接受他的意見，也只在眼色裏面看得出來。

她似乎猜到哲安的意見可以使得他自己的更加堅定起來，而筆爾的意見則無可避免的一定和她的不同。當她談到醫生的思想，他的政治、藝術、哲學、倫理等等的思想時，她有時說着「你那些無稽的事情。」於是，他便以一種司法官的冷酷的眼光瞧着她，彷彿在預審着女人的訴訟，一切女人們的訴訟，這些可憐的東西啊！

羅蘭老爹在兩個兒子沒有回家的時候，曾沒有邀她一同去釣魚過，並且他也曾沒有把自己的女人帶去過，原因是他歡喜在黎明以前同博齊汝船長和帕帕格里老水手一同出發。博齊汝船長是一個退職的航海家，漲潮的時候在埠頭上碰見了而成爲密友。

的；帕帕格里老水手則綽號真巴（Jean-Bart 1650-1702 著名海賊，）替他擔任看船的職務。

可是上星期某晚，在他家裏吃飯的陸太太對他說：「釣魚一定是很有趣味的東西罷！」

做過首飾商人的羅蘭老爹聽着這話便非常高興，並且想使她也能領會自己的嗜好，好像宣教師想收得一些信徒一樣，叫說道：

「你願意一路去嗎？」

「自然啦。」

「下星期二好嗎？」

「好的，下星期二。」

「但你能夠在早上五點鐘動身嗎？」

她發出一個驚駭的叫聲；

「啊！不行，這樣早。」

他不禁失望了，冷淡起來了，並且登時懷疑她對於這事並沒有什麼興趣。

但他仍舊問道：

「你要什麼時候才能動身？」

「可是……九點鐘罷！」

「不能再早嗎？」

「不，不能再早，這已經太早了！」

這好人兒不禁躊躇起來了。去得這樣遲一定會什麼都得不到的，因為如果太陽厲害的話，魚再不會上釣的；可是兩兄弟連忙玉成其事，立刻整備並決定了一切。

因此，次星期二，羅蘭老爹的釣船「珍珠號」便把錨拋在赫芙海峽的纍纍白石底

下了；大家釣到中午，休息一會，隨後又再釣，但什麼都不會釣着，羅蘭老爹到這時才知道陸醉米太太其實僅只喜歡在海上游游，對於釣魚一層並不重視，又看見所有的釣竿連動都不再動一下，便不禁在一種無理性的焦燥的動作中吐出了一聲有力的「吁。」這聲長吁是同時向那不關心的寡婦和無法捕捉的魚類發出的。

現在他以一種慳吝者的喜躍之情瞧着釣到的魚，他所有的魚隨後他抬頭望着天空，看見太陽已經偏西，說道：

「好罷！孩子們，我們預備回去罷？」

兩兄弟便把釣絲收好，把釣鉤揩乾掛在軟木塞上，等候着。

羅蘭老爹站起來好像船長般的探望着天際說：

「沒有風了，用槳划回去罷，孩子們！」

他隨又突然伸開手臂指着北方說：

「赫赫蘇蕩甫登（Southampton 英國商港）的船啦。」

在那像一塊藍綢一樣緊張着，浩翰，燦爛，反射着如火如金的陽光的平坦的海面，在羅蘭老爹所指的地方，有一團淡黑的烟雲昇在玫瑰似的天空裏。而在這烟雲下面，我們可以瞧見那從很遠很遠的地方看去好像很小很小的船。

朝南望去，我們還可看見從哈佛爾堤岸附近發出的許多別的烟雲，那堤岸僅祇現出一條白線和像一隻角尖一樣筆直的燈塔。

羅蘭老爹問道：

「今天該是『諾曼底號』進口的日子罷？」

哲安回答：

「是呀，爸爸。」

「把望遠鏡遞給我，我猜那地方的一隻船就是牠。」

了：

羅蘭老爹把望遠鏡的銅管拿長，對準他的眼睛，尋覓着視點，突然，他高興自己看到

「對啦，對啦，是牠，我認識牠那兩條烟筒。陸太太你要看看嗎？」

她接過望遠鏡，朝那在遠處的橫渡大西洋的郵船望去，無疑的她沒有能夠對著那郵船，因為她什麼都看不出，祇看見一片藍，加上一個顏色的圓圈，一個圓圓的虹，隨後便是一些使她作嘔的奇怪的現象，一些黑影。

她把望遠鏡還給羅蘭老爹說：

「我是從來不曉得使用這東西的。這事以前還使得我的丈夫生氣過，他是常在窗戶前面立着幾個鐘頭瞧那些輪船經過的。」

羅蘭老爹很覺掃興，說道：

「這一定是你的眼睛有什麼毛病，因為我這望遠鏡是極好的呀！」